

近几日,一不小心患了感冒,嗓子干痒,还咳嗽不止。吃了一些药,其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咳嗽仍旧整日不断。

晚上给母亲拨了一个电话。听到我在电话里咳嗽,母亲立刻关切地询问:“怎么感冒了啊?有没有吃药啊?”我随意地说:“吃了,可咳嗽都好些天了,就是不见好转。”

母亲脱口而出:“多泡泡脚,用红糖生姜煎鸡蛋吃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温暖。

小时候,我的体质很差。每年的冬天,我都要感冒好几场,随即又引来咳嗽。一到这时,母亲便张罗着给我泡脚。扎一把糯稻草放到锅中,烧上一大锅的水,慢慢地煎煮。而后将烧开水与糯稻草一起倒入木桶里。

深深的木桶,母亲会垫上一个小小的板凳。我坐在床沿,双脚伸到木桶里,搭在板凳上,任热气蒸泡我的腿脚。为了保持水温,母亲还得拿雨衣和被子把木桶盖严实。

“有钱人吃药,没钱人泡脚。”从小,家里穷,一旦感冒咳嗽,母亲就喃喃地告诉我这句话。糯稻草泡脚,是母亲的偏方。但我喜爱的,是另一剂偏方——红糖生姜煎鸡蛋。甜甜的红糖水,加上香喷喷的煎鸡蛋,实在好吃。这个偏方,治疗风寒引起的咳嗽是非常有效的。

鸡蛋是家里母鸡生的,平时母亲大都拿到村里的小店换些油盐。红糖更是奢侈品了,家里很少看见。偶尔的一次,就是做煎鸡蛋。一碗红糖生姜煎鸡蛋,母亲做得不焦不嫩,香甜可口。鸡蛋要煎八成熟,接着倒进生姜末和红糖,等鸡蛋快熟的时候,再加入一碗水煮开即可出锅。

脚下热水蒸气,手上红糖鸡蛋,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暖意洋洋。系着围裙的母亲靠在床沿儿,不停地催促我:“快趁热吃,快趁热吃!”于是我大口大口地咬着鸡蛋,喝着红糖水,不一会儿,额头就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母亲赶忙拿出毛巾帮我擦汗。一碗鸡蛋很快吃完了,母亲接过碗筷时,总要说上一句:“出了汗,睡一觉就好了。”

这些简易平常的偏方,却十分的管用。只需连续泡上两个晚上的脚,吃两碗红糖生姜煎鸡蛋,我的感冒咳嗽就会好了七八成。从小到大,母亲一直这般不厌其烦地,为体弱多病的我日月操劳。

转眼间,时光荏苒,那段贫穷的童年岁月早已离我远去。可矮小的母亲围灶台制作偏方的情形,却历历在目,仿佛昨日。

又何其长,却让焦裕禄这个名字铮铮有声、熠熠闪光,在兰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队列里又多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

在兰考县展览馆,焦裕禄的事迹和着焦裕禄的遗物让我们每个人泪湿眼眶。一个好干部,一个人民的好干部,并不需要做的每件事都惊天动地,但是只要心里装满爱、盛满情,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做好每一件小事,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世的英明,更是受到人们永远的爱戴和敬仰。焦裕禄同志身上具有的那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创立之初的那样一种精神,是传承已久的共产党员的那种精神,那种精神让我们成立了新中国,那种精神使我们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了让这四海八荒令人瞩目惊叹、不能小觑的东方大国。这种精神历久弥香,更需历久弥新。

当我们仰视蓝天下已长成郁郁葱葱的焦裕禄亲手种下的泡桐树,这种兰考大地上数不胜数被老百姓深情命名为焦桐的树此时正在萌芽,等到春暖花开的初夏,这茁壮的枝丫间定会绽放出朵朵美丽的泡桐花,春风细雨中、白日黑夜中、青山绿水中,他们在见证着什么、诉说着什么……

那一朵朵素雅美丽的焦桐花不仅仅绽放在兰考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更是芳香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茵陈

·邱向峰·

春阳融融,洒于茵陈。采茵陈的季节一到,记性好的祖母们就相约一起,走到田间地头,拿着小铲子,铲起小小的茵陈,也铲起了春意与芳香。那些绿意盈盈的小朵儿,在祖母们的指尖上,被抖落掉泥土,干干净净晾在窗台上、竹匾里。

春阳下,祖母眯缝着眼,给晾晒的茵陈翻翻身,抖抖灰,乡下的日子如门前的小溪轻悄无声地向前流淌。岁月年年,流水澹澹,原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而是这样的静气与安宁亘古守恒,所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祖母在春阳下的院落里晒茵陈,便是守住这份安宁与静气。

采下茵陈,晒几个日头,晾干,搁泥色小坛子存储好。说不定村上哪家刚生下的小宝宝得了黄疸,就会用得上。用小半勺清水煎一两棵干茵陈,取汤,加一勺红糖,给宝宝灌服,三五天后即病愈。茵陈成了黄疸的克星,所谓一物降一物。低调内敛的茵陈成了一味药,这样的单方大约已失传了吧。

茵陈除了做药,还可食用,《本草新编》记载:茵陈,味苦、辛,气微寒,阴中微阳,无毒。乡下的母亲有时用茵陈做菜团。把茵陈择洗干净,在砧板上剁碎,拌少许米粉,将米粉搓匀,为防米粉结疙瘩,在加米粉前用少量食用油把茵陈简单揉搓。接下来,在蒸笼上铺好笼布,放上拌好的茵陈,十分钟后打开锅盖用筷子搅拌,再蒸个七八分钟起锅。起锅后,倒在盆里,趁热泼上花椒辣子油,用筷子拌匀,盛在碗里,调入蒜泥、细盐,滴几滴香油。茵陈菜团的味道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幽清香,嚼在嘴里,烙进心里,念念不忘。茵陈的吃法多样,可凉拌,可炒肉丝,亦可煮粥。

茵陈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长势凶猛。三月茵陈四月蒿,七月砍倒当柴烧。七八月,茵陈一丛一丛地林立,枝头碎小的星星点点的浅白素花逐渐落尽,只剩豌豆大小的种子挂在枝头。

一两场秋风吹过,毛茸茸的种子便窸窸窣窣落地了,蒿子就只剩下干枯而苍白的柴秆,或当柴烧发挥余热,或任其朽腐做来年嫩茵陈的温床。草木从容,从初萌到衰朽,来来回回,茵陈亦在其中,静然安守。年年岁岁,茵陈不老。

柳树

·刘恒菊·

柳树发梢的柔嫩
燕子最清楚
可它流利的方言
再也没人懂

柳树美丽的容颜
河水最明白
可它哗哗的掌声
表达不确切

多年前
柳下洗衣的姑娘
柳边读书的少年
他们都能精确说出柳树的美

如今
柳树如一蓬易散的绿烟
和身边默默的田园
一同沉寂在岁月里

二三月间,田间、地头、路边、沟畔、撂荒地,一丛丛从旧年的密密麻麻的枯蒿下,常能见到一簇簇幼小的嫩苗,把干干的黄地皮拱成一道道的小裂口。不久,嫩苗从裂口顶出,长成雪花状的小叶子,疏朗纤细。小叶子微绿泛灰,叶梗毛茸茸的。一旦蔓延洒,恰如绿茵铺陈于地面,便是茵陈了。

润着春雨,伴着春风,茵陈长绿长大。汪曾祺《葡萄月令》说: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树枝软了。树绿了……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四十八天“摆条风”拉启春天的大幕,不但葡萄出窖,蛰伏了一冬的茵陈也蓦然苏醒,初露碧绿,宣示春天的气象。

《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茵陈者,青蒿之嫩苗也。秋日青蒿结子……至冬霜雪满地,萌芽无恙,再经立春即勃然生长,宜于正月中旬采之。在皖西南山乡,或因气候原因,正月是不见茵陈的。二月才冒出头,数量不多也难采,这时的茵陈鲜嫩,药用价值极高,是茵陈中的上品,弥足珍贵。以后再稍长大些,到处可挖,虽仍为茵陈,然药性渐差,却是食用好时机,人们习惯称之为白蒿。

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阿吉·

阳光最先照进小院
桂花树上开满了鸟鸣
被窝再也留不住人
蛰伏一冬的老人
走进了院子
沐浴着这生命的暖光

院门一开
春的花香一骨脑儿挤了进来
菜花儿、荠菜花儿、芫荽花儿、油菜花儿
……

“一、二、三、四……”
孩子们掰着指头
数也数不过来
“扑哧”一声
老人咧嘴笑了
孩子们笑了
春也笑了

在这万物勃发的季节
我听到生命拔节的声音
像树上欢快的鸟叫
在骨头缝里
歌唱

在中国,一提到焦裕禄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不管是通过影视作品还是宣传报道,都会使你在有意无意中耳闻能详其人、其事,但是,要是让你细说焦裕禄的件件事迹,相信不会有很多人能如数家珍地列举,很多人只知道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

初春微寒的二月底,我有幸参加了“长丰县人大干部培训班”并赴河南参加焦裕禄、红旗渠事迹的理论和现场的学习。这是一次彻底的震撼,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是一场至情的教育!踏着那些英雄人物留下的足迹,走进那火热年代的日历中,我们才真正地了解到那些人物所具有的感天动地的精神,促发了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一场深刻的反省……

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的教室里,我们随着教授的讲解慢慢走近焦裕禄,几个小时的教学活动,教室里鸦雀无声。焦裕禄受命于兰考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之患深重,无人愿去当县委书记的危难之时,深入农民家里,和他们同床共寝,吃糠咽菜,到田间地头寻找风沙形成的原因、治理风沙的办法,把会议开到人们蜂拥外出准备去讨荒要饭的火车站。焦裕禄同志无论在大风烈烈、严寒酷暑的恶劣天气,还是在饥不饱腹、衣不保暖的艰难时刻,他心里装的总是别人。一件打了几百个补丁的裤子、一把为抵挡肝疼久之形成破洞



焦桐花呀,开呀开

·尹玲玲·

的藤椅、为一张儿子拥有的戏曲入场券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的检查、一段段脸上已纵横沟壑老人们泪流不已却言无不尽传颂不已的佳话、一棵棵已郁郁葱葱亭亭玉立的泡桐树,还有那“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临终遗愿,无不彰显着焦裕禄这个人的无私与伟大,信仰与奉献。年仅42岁,到兰考475天,何其短